



双生海鸥

ON THE

WING 秦真 著



双生海鸥

ON THE
WING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双生海鸥 / 秦真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075-4227-1

I . ①双… II . ①秦…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9899 号

双生海鸥

著 者: 秦 真
责任编辑: 潘 婕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hs.com.cn>
电 话: 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38
责任编辑 010-583362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新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978-7-5075-4227-1
定 价: 29.8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楔子

大家叫我朴溪。但我是朱筱。

关于接下来的故事，我只能告诉你，并不是什么高尚的故事。毕竟，在这个懵懂的迷途的羔羊的世界里，谁的生活是对，谁的是错，谁比谁好，谁又比谁高，没有人能铁口直断。总之，一种人，一种日子。

这是个没屁眼儿的世界，经常会有很多没屁眼儿的人做出很多没屁眼儿的事儿，这些事情有相当一部分会被树为榜样，包装、标榜、宣扬。结果就是，这个世界出现了越来越多没屁眼儿的人。好笑的是，没屁眼儿的人经常不知道自己没有屁眼儿。这是很可怕的。

朱筱，非男性。出生那天，空气里还飘着几缕夏末暖烘烘的味道，院子里的树叶却早已琢磨着是否要换上黄褐色的铠甲。

大人们希望我成为澄澈高尚的人，如同修竹所代表的一样。但是我是“筱”，不过是细小的一棵杂草，或者诸如此类。不澄澈，更不高尚，与所谓“君子”格格不入。



双生海鸥

我有一个弟弟叫龙龙，一个妹妹叫娇娇。自然而然的，我从小就充当着倒霉蛋儿的角色。

“你这个小屁眼儿，又输了！”龙龙冲着娇娇喊。

“你才是屁眼儿，你这个赖皮，你才耍赖！”娇娇不服气，“你倒是把手拿出来给我们看啊！”

龙龙把藏在手里的扑克牌在背后颠来倒去。他总是这样，一玩什么就要无赖，要是别人捷足先登，用了他的招数对付他，他就索性把手里的东西一扔，游戏结束了。这让人很难受，觉得自己实在对不起他——好容易他不要赖，却被我们搞砸了。然而，事实是：龙龙每次都要耍赖皮，他之所以那么生气，不是因为你耍了赖皮，而是你比他提前耍了赖皮。

朴溪觉得，这也怪不得他。很多大人都这样，很多国家也这样。真理其实就是：谁先赖皮，谁就是赢家。就像那些冠冕堂皇的“大”媒体，谁后说谎，谁就是输家。

在某些事情上，朴溪有一种看透的灵透，却又总能背转身去，轻巧地绕开那些泥污。她的一切都如同冬日的暖阳，靠近她就是我来过的意义。

朴溪脑子里乱哄哄的，刺目的光与浓稠的黑在撕扯，像是剪坏了的黑色的幕布。朴溪脑子里有个声音，说：“为什么这么纠结和痛苦？仿佛我走入了一个深深的旋涡，越陷越深，无法战胜的悲伤和自责再度浮现。”

我站在莫斯科斑驳陈旧的地铁站台上，听不见站台那个肥胖得已经辨不清是蹲还是站的欧罗巴老妇人的叫嚷声，也看不见最

末端的拱门外心急火燎拿着警棍出现的地铁保安，我只想笑，甚至想用一种超脱我自己音频的声音来笑。已经无力咒骂这个城市，这个混乱的地方给我和朴溪带来了太深的悲伤和抑郁。我不知道该怨恨谁，我？还是朴溪？还是那耍弄我们的老天？是什么让我们一步、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它带给我和朴溪无止境、一度循环的悲伤和抑郁。灰蒙蒙的隧道就像我的心，在那最深最暗的九幽之处，我知道，那里藏着的，是绵柔的恐惧，一种可以悄无声息却又在瞬间可以包围你的恐惧，是我和朴溪在黑暗的洞穴里匍匐前进的恐惧。明晃晃的车灯由远而近时，我居然已经停止了发抖，身后仿若长出了一双想飞、想自由的翅膀，推着我去环抱即将迎来的光亮……

我常常想起 10 年前和弟弟妹妹打闹的故事，尤其是现在看到新闻里哪个国家又和别的国家扭起来的时候。仿佛，龙龙充当的角色就是美国。我最忍让，还是年龄最大的，我觉得我是中国。小孩处不好，便开始拉扯打闹，周围大人们见势不妙，就赶来调和。就像是联合国。这些国家之间的拉扯，说穿了，又何尝不是这么回事儿呢。

这样打打闹闹的日子过了没几年，我们就被分开了。到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世界里开始不同的人生。龙龙 6 岁的时候全家移民去了德国；娇娇跟着爸爸妈妈去了西班牙；而我，留在了中国的上海。

原来的大家庭转眼便支离破碎，姐姐弟弟妹妹们之间隔了洋隔了海，伸手再也抓不到对方的头发……大人都以“为了孩子”之名，寻找最好的前景、最多的利益，不惜骨肉分离。又或者，所谓大家庭只是积木搭起的城堡，真正重要的只有木块——小家



双生海鸥

庭——自身。人人都是为着自己的，没有余力顾及其他人。

我在上海完成了中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住在全寄宿制学校里，也不知道谁是谁的义务。总之，那是一个很古怪的地方。在不懂事之前，我很讨厌那样的生活，在懂事之后，还是一样讨厌。

学校真的地处偏远，正常人肯定找不到那样的地方。学校很大，大得无边无际，一脚踏进去，就空茫茫的仿佛再也走不出来。不远处是一片同样很大的“夜总会”，没有音乐啤酒，没有霓虹热舞，那是暗夜里飘荡的灵魂的“游乐园”。

差不多所有住在这个古怪学校里的孩子看上去都孤零零的，我真怀疑他们的父母就生活在那个不远处的“夜总会”之中。当然，我的父母也很少和我见面，有时候我会猜测，他们是不是死在了哪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在这里，老师很多，学生很少；书本很多，课程很少。

也许是太过空旷的缘故，学校里总是死气沉沉的。一嗓子吼出去，半天也没个回音。当然也有开心的时候。比如，所有孩子一起大哭。刚进学校的那段时间，唯一的乐趣就是和所有同学在一起哭着想爸爸妈妈；等过了两三年，这份乐趣就变成大家一块儿窝在公共休息室的破烂沙发上咒爹骂娘。

这么些年里，也没见学校的大门打开过几次，真不知道我们当初是怎么进来的。当然，学校里什么都有，吃的喝的玩的乐的样样不缺。就是没有什么人情味儿。这里的孩子几乎全都一个模样，不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总是安安稳稳地各想各的心事，各做各的事儿。反正，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快乐，也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悲伤。就这样。

升到初中后，宿舍就得要重新分配，两人一间。我所住的这

层楼里一共住了7个孩子，占据了4个房间，我落了单。其他房间全都空着，要是在走廊里敞开门讲一句话，倒是嗡嗡地有无数回声，阴恻恻的热闹。

我清楚地记得，1号房间里的是小灵和大林。一个后鼻音，一个前鼻音，对上海人来说就是没分别。所以我们直接按照体型来判别大小。2号房间里住着顾沁和陶媛。顾沁简直是个天生的跟屁虫，也不知陶媛给了她什么好处，几乎连帮陶媛擦屁股都乐颠颠的。3号就是我的房间了。至于4号房间，住的是舍兰和朴溪。朴溪是我的好朋友。我总觉得我们能够互相感应：不管我说些什么，她都能理解，心领神会。这3年过得还算不赖，回忆起来倒是我九年制义务教育中最有意思的3年。

一一了解她们花去了我一整年的时间。实在不能怪我，这帮神经病孩子几乎全都一个模样，生怕被别人看穿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是一种病态，我也能感觉到自己病得不轻。但病人从不承认自己有病。反倒是没病的人常常装疯卖傻。

中考转眼即至。我终于觉得在这个“夜总会”旁边的古怪学校，像是个读书教书的地方了。

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一天晚上，我和朴溪抱了一床被子跑到学校的天台看星星。夜晚的空气沁凉沁凉，四下里很安静，我们就这么静静地坐着，看着撒银的天空，偶尔飘来一丝云，又轻而缓地滑开。

被窝被我们捂得很暖和，我问她：“朴溪，你困了吗？”

她就那么懒懒地靠着我，说：“不困，你认识星星吗？”

“认识。天上不都是星星吗？”

她轻轻笑了起来：“我说的是北斗星什么的。你认识吗？”



“我不知道。你呢？”

“我希望我认识。”

朴溪不会笑，我一直这么觉得。至少，我从来没有听她开怀大笑过。她笑起来永远是微微露牙，声音温柔清淡，绝对的标准模式。她永远苛求自己的表现，精装细裹，包装紧实。不过十几岁的孩子，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我总觉得她可以做个外交大使之类的，讲着冠冕堂皇的话，展现冠冕堂皇的笑容。

我们俩望着幽蓝天幕上不知名的星星们，正对面就是那片神秘的“夜总会”。

“我真的好希望躺在那‘夜总会’里面。”朴溪突然低声说。

“那我们就会分开了。”

“会在一起的，朱筱。我们坐在一起，不说话都很自在，你觉得吗？”

“我觉得。”

她轻轻地仰起头，我亲了亲她的额头，我爱她如同爱妹妹娇娇。或者是她身上的某种气场能让我平静，仿佛是我至亲的姐妹。

我们再没说话，她靠着我，我倚着她，直到天边渐渐透出亮光，橙黄色的太阳从“夜总会”后方升了起来。

我拢了拢被子，问她：“天亮了，你冷不冷？”

“不冷。反正要感冒谁都逃不掉……”

她调皮地笑了。我用头顶了顶她的额头。

朴溪钻出被子，伸了个大懒腰，欢快地说：“啊！新的一天开始啦！咱们卷铺盖走人喽！”

突然有种感觉，我还沉浸在黑夜中，但朴溪却已经整装完毕，打算要迎接新的开始。

回宿舍的路上，我俩抱着还留有体温的被子。

她问我：“你觉得中考重要吗？”

“嗯。挺重要的，至少我这么觉得。”

“你想考哪里呢？”

“不知道，尽力而为吧。”

“不，你要和我一起努力，我们要一起去最好的学校！”她说着，眼神很坚决。

忙碌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特别的快，就在马蹄尘起之间，日历哗哗地翻页，逼着人忙慌慌的打马向前，扬起更多迷眼的尘嚣。现在想来，那一年真不知道究竟学到了什么，只是不停地做题、做题，不知不觉将那些 ABCD、辅助线、连接线、重力、浮力全都背了出来。只等着中考结束的钟声一响，再倒垃圾一样统统倒掉。人人如是。

我从来就不是个好学生，学习向来一般，即便是在这样的气氛里，脑子也能悄悄飞到不知哪里来的奇幻世界。朴溪就不一样了，对她来说，这个世界里，没有什么比努力更重要，或者说，除了努力，她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值得追求。

我只想做一些有趣的事。努力这种东西，哪里拼得过天命。

我会萨克斯，学萨克斯的动机很不高尚。只因为我想成为一个性感撩人的女人。

大概六岁的时候，妈妈带着我一起去见网友。他们俩到底怎么回事，真是天晓得。那个男人来上海出差，顺便来见我妈，顺便住在香格里拉酒店。也不晓得他究竟是住在香格里拉还是约在香格里拉。

就在那一次，我看见酒店大堂里面两个女子在吹萨克斯。“女子”是个美妙的词，很少有人配得上。但我觉得她们吹萨克斯的



双生海鸥

样子实在很曼妙，那么迷人，那么性感。在她们对面坐着一个男的，手里红酒轻晃，很优雅、很沉醉的样子。那男人周身仿佛有一种光芒，那光芒让我都没好意思看清他到底是什么样子。要是我在他面前，被他用那样的眼神看着，大概一定会晕过去的，至少也会脸红到和地上铺的红地毯一个颜色。而那两个女子，只是无限妩媚，边吹着萨克斯，边随音乐轻轻摇摆，秀发如瀑，媚眼如丝。

曲到中段，一个女子朝我这里望来，我突然开始脸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我，但凡遇到漂亮女子就会脸红，然后就傻傻地“连人都不会喊”。我只好赶紧低下头，假装开始吃那个蜡烛似的非常不怎么样的点心。心里却咚咚地擂着鼓，跳到几乎失聪失明。如果，我也能像她们一样有多好，那是怎样悠扬的人生啊。第二天，我就开始学萨克斯了。

可是我吹得很烂，很笨拙，重得掉在地上都能砸出坑来似的，一点都不悠扬，身体也不会优雅曼妙地摇晃。我越来越气愤，越气愤越伤心，凭什么我就不能是那个样子？那让人要晕过去的样子？

15岁生日那天，我对着镜子大哭一场。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个好人。

朴溪送给我两只小老鼠，装在一个好大好大的笼子里。我问她为什么要买这么大的笼子，她说：“它们都被关起来了，地方还那么小的话，一定不会快乐的，多让人心疼。”那么理所当然的样子。

一天，我、大林和朴溪一起去吃饭。到了餐厅，大林掏出本《新概念作文》翻了起来。

朴溪膘了一眼封皮：“第二届？怎么是第二届呀，现在第十

届都有了？你这么怀旧呀大林。”

大林说：“嘿嘿，我这不装蒜呢吗，拿本书来餐厅不感觉我很学者吗？这本书我好像三年级的时候看过呢，一直都没扔。”

说着，大林就翻到《青春悸动》那一篇给我看，并开始读卷首语：

朋友，少年的时候你曾经爱了还是没有，那个时候萦绕于你心头的也许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而已。许多年以后，当你顿悟那种感觉再也找不到的时候，你应该已经不再年轻了。

——徐超

“不就是傻小孩儿谈恋爱么。”我很不屑。大林却仿佛突然诗意大发，高深莫测地摇摇手，说：“不是萎靡的装纯，也没有无病呻吟的闷骚。这故事的舞台我是如此熟悉，木然走过的那一幢幢红砖教学楼之间，曾经埋葬了多少执着的梦想。伤啊。那么多发生在自己或者周围人身上的事情，想起来，都是说不出的暗伤。”

朴溪在一旁吃饭，闻言扑哧一笑，说：“那等下我也看看。不如朱筱你先来讲点故事吧。”

我装傻：“三年级的感觉好像还没有过去，在新本子上写名字的时候总是不小心写成‘三（2）班’。可能是三年级那的老师留的作业太多，用了太多本子，落下后遗症了。”

大林不乐意了，嚷嚷着：“朱筱，你不厚道。”

从小我就寡言少语，大家都说这孩子真是内向文静。其实，我不过是闷骚而已。从记事起我就爱打扮，爸爸妈妈买回来的也



双生海鸥

都是顶级的货色。于是我总能像个骄傲的小公主一样，光鲜亮丽地走在一堆刚刚学会自己拿勺子吃饭的小屁孩中间。好久以后，才有同学跟我说，当年每天上学，她们都羡慕得要死，觉得我怎么能每天都穿新衣服，戴那么多他们看也看不懂的好晶晶的好看东西。

尉旋是我幼儿园的同班同学。也就4岁大小的孩子吧，彼此连名字都不知道怎样写，只知道个音而已。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曾经喜欢我。

刚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胆子特别小。幼儿园里要讲究规矩，比如，上课的时候不许喝水、吃东西。可有一次我渴得不行，快要干死了似的，就这样，我也不敢举手说“老师，我口渴想喝水”。尉旋坐在我旁边——回想起来，我就纳闷了，他怎么会在我旁边的？座位应该不在一起啊。总之，他在我旁边，就这么大大方方地站起来，拿着我的杯子去倒了满满一杯水给我。那么好喝的水，以后再也没有喝到过。

有时午饭里会有海参，老师特别强调不许把海参剩下来不吃。可我讨厌那味道，一吃就想吐。一筹莫展之际，只能对着餐盘委屈得眼泪汪汪。又是尉旋救了我。他说：“我帮你吃掉吧。”不是问句，而是陈述句。我喜出望外，又觉得不可思议，只好问他：“你喜欢吃这个？”他却摇头说不喜欢。

所谓的幼儿园上课，不外乎唱歌、画画而已。可我唯一记得，而且到现在还会画的，就只有米老鼠了。大概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米老鼠一点都不好画，特别是那个鼻子，我怎样也画不好。最后还是尉旋手把手地教会了我。那一幕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老师的表情、黑板上的画、黑板后的天窗，就连身后阳光的温度都格外清晰。

至于尉旋为什么总能及时出现在我的身边，这事儿有点蹊跷。是不是我故意坐在他旁边的呢？嗯，绝对有可能。

总之，因为特别特别喜欢他，我从暗恋走向了明追。

幼儿园的午睡并没有固定床位。但也有人例外，比如尉旋。他总是执着地选择房间顶头靠窗的床位，只要不下雨，就有满满的阳光洒下来。既然决定要采取行动，我便精心挑了件簇新的公主连衣裙，粉嫩粉嫩的颜色。到了中午，连饭都不吃，偷偷地、早早去睡觉。其实这该叫“卡位”才对——我占了尉旋的床，准备了故事讲给他听。

平时我是最不肯睡午觉的孩子。一来是因为睡乱头发、睡皱衣服会不美；二来本身也精力旺盛，越到中午越兴奋。可这天我要和尉旋睡在一张床上！我观察过，他会把别的孩子从他的床上赶开，所以我要早早上床，假装睡着，睡着了他就没法赶我了。床很大，也许他不介意和我睡在一起呢？

我整好衣服，躺好，头发整整齐齐地散在枕头上，只在床的最里面侧身占了小小的位置……尉旋来了，我赶紧闭上眼睛。却又忍不住眯起缝来偷看。他站在窗边停了一小会儿，好像是喘了口气，又好像是叹气，摇摇头，走开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摇头，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叹气或者是喘气。但那一瞬间的感觉，就好像所有的漂亮衣服都被涂上了黑墨水，所有的洋娃娃都自己跑掉了，伤心到天塌地陷。可是我不好意思跳起来拉住我的小白马王子。没办法，只好真的睡觉了。那个床位晒得要死，太阳烤得身上火辣辣的，周围也没其他小朋友，睡不着就只能对着绿色的墙皮发呆。真不明白，尉旋为什么就喜欢这个位子呢？

大林说：“然后呢？就这么没啦？”

相比现在，我觉得小时候的自己真是可爱。说实话，我想去



找尉旋，在音信全无的这么十几年，也许还要等更多年之后。我问了很多人，有大人有孩子，他们都说，想找就去找吧，不要让自己后悔。

我自顾轻声说：“以前我总是会写一些想他的日记，直到现在，只要是我写日记，那么就是关于他的……”

朴溪抖了一下，说：“有点酸了哈。”

吃完饭回到宿舍，我想着朴溪说的话，突然觉得自己真是挺酸的。

学校组织出城去玩儿，大家难得的兴高采烈，都在打算着要多买点“学校里没有的”东西回来。于是，小灵、朴溪、我还有大林迅速决定了目的地——超级市场。

路上经过一个小摊儿，一堆写着莫名其妙的祈福文字的小装饰挂件摊开了手脚，一副“任君选择”的架势。我一问价格，小老板说3块一个。我出手向来稳、准、狠，直接腰斩：“40个，一块五一个！”小老板说：“小姐呀，有你这么还价的吗？”我：“怎么没有。我买40个呢，批发还有折扣价吧。都是小东西我还给你一块五呢。”小老板一脸牙痛的样子，直摇头：“算了算了，开门生意。亏本给你了！”边说边回头拿了袋子，我开始挑。我保证，我挑走了40个做工最好而且每个都不一样的挂件。

日子流水一样地过着，还有两个月就要毕业了，半夜遥望“幽灵夜总会”的机会也没多少了。骂归骂，烦归烦，临到要离开了，反而倒有些舍不得。于是我们一层楼7个姑娘大半夜不睡觉，集体晃悠出来会首。东拉西扯，不愿意待在房间里。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长大呢？”舍兰发起了话题。